

全上古三代秦汉
三国六朝文

江

第二十册

全後漢文卷六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田羽

羽扶風人仕順帝時官爵未詳

薦法真

真字高卿雄之子同郡田羽薦真前後四徵皆不屈

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已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

儀之鳳矣

後漢法真傳

郭正

正爵里未詳

法真頌

真友人郭正頌真乃其刊石頌之

法真明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

百世之師者矣

後漢法真傳

陳蕃

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母憂棄官州辟別駕從事復棄去公府舉方正不就徵拜議郎再遷樂安太守呂忤梁冀左轉脩武令遷尚書出爲豫章太守徵拜尚書令遷大鴻臚坐救李雲免復徵拜議郎遷光祿勳免徵爲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代楊秉爲太尉坐救李膺等免竇后臨朝曰爲太傅錄尚書事建寧初與竇武等謀誅宦官事泄爲曹節等矯詔所殺年七十餘

駁討零陵桂陽山賊及州郡一切得舉孝廉茂才疏

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敕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

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旨長請屬之路乎

後漢陳蕃傳

薦徐穉等疏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民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後漢徐穉傳又袁宏後漢

紀二十二又御覽六百三十引續漢書

救李雲疏

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于憂國但違將順之禮禮譏暴諫然亦有狂狷愚忠不顧誅族之禍者古今有之是日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言孝成皇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二主非不忿此二臣曰忠不思難皆不罪之今日殺李雲天下猶言陛下誅諫臣

所召臣敢觸龍鱗也

袁宏後漢紀二十一又後漢李雲傳作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于世矣故敢觸龍

呂請

諫封賞內寵疏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呂非義授邑左右呂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呂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呂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

曰致梓隔水旱之困夫獄曰禁止姦違官曰稱才理物若法當于
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曰賄
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
舉委尙書三公使褻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後漢陳蕃傳

諫幸廣城校獵疏

臣聞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曰敦孝

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

袁宏紀作則爲逸遊肆樂情意

故皋陶戒舜無敎逸遊周

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

夫安平之時尙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見哉田野空朝廷

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

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

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

意也齊景公欲觀于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

之音舉首嘖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已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也

後漢陳蕃傳

因火災上疏

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水冰暴風折樹又八九州郡竝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水爲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爲已然異爲方來恐卒有變必于三朝唯善政可已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

續漢五行志二注補引袁山松書延熹八年連月有火災諸宮

寺或一日再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諫云云書奏不省

理劉瓚等疏

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于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敕後已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已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

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尙恥愧失其先業況乃
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已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
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
之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
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
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
于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
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
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讐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竝
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
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
武加已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安
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嘯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

之源引納尙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
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
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曰死陳

後漢陳蕃傳

臣聞昔齊桓公任管仲將正諸侯先爲政令今寇賊在外四肢之
疾耳臣竊寢不能寐食不能飽憂陛下內政未治忠言日疏前梁
冀五侯弄權天啟陛下收而戮之當時天下號爲小清其前鑒未
遠旋起覆車之軌矣往年地動日蝕火災皆陰盛之應願陛下割
塞左右豫政之原引納尙書朝省之事簡練高潔斥退佞邪如此
則天和于上地洽于下矣從陛下踐阼以來大臣誰敢舉左右之
罪往者申屠嘉召鄧通文帝遣詣嘉府乃從而請之三公之職何
所不統但今左右驕忿欲令三公不得舉筆臣蕃今擢自閭閻特
爲陛下日月所照柰何受恩如臣而當避難苟生不敢正言陛下
雖厭臣毒言人主有自勉強

袁宏後漢紀二十二校本
傳語次不同多出十三句

理李膺等疏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于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曰忠忤旨橫加攷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已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于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與動不可已違聖法進退不可已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于獄殺無辜于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于房掖國用盡于羅紈外戚私

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于漢愜愜無已故殷勤示變已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後漢陳蕃

讓封高陽侯疏

使者卽臣廬授高陽卿侯印綬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已爲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熟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竊慕君子不己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于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

在得

後漢陳蕃傳

上竇太后疏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所王甫鄭威等與趙夫人諸女尙書竝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水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竝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

後漢陳蕃傳

上書

昔明帝時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左右問之帝曰郎天官也曰當敘德何可妄與人邪今陛下曰郎比一把菜臣曰爲反側

也

御覽二百十五引汝南先賢傳

責諸尙書書

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于義不足焉得仁乎

後漢陳蕃傳

周景

景字仲饗廬江舒人辟大將軍梁冀府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入爲將作大匠延熹中冀誅坐免官禁錮尋拜尚書令遷太僕光祿大夫衛尉代劉寵爲司空免復代陳蕃爲太尉建寧初卒追封安陽鄉侯

與尚書邊韶議奏楊秉韋著

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已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已朝廷恩義如遂不

至詳議其罰

後漢楊震附傳

鄭柳

柳字伯林潁川陽城人和平初爲朝歌長

張公神道石闕銘

於穆張公含和泰清受符皇極乾綱〰靈何天之休元亨利貞無
□□貴神耀洞□□度□泉殷商北垌嶽朝綦陽厥土敝平芝草
茂木瀟瀟滋榮羣萌勳父激川通□□懷□□□□□□□□
廟克儉損盈詔命有司祭已中牲歲聿再薦公其饗零興來億載
歷數萬君□□□□□□□□□□太□□□□□顯猶招拂英勳□錫介福惠
此吏民國無災寇屢獲豐年皇帝眉壽千祿于天牧守皆升握台
輔辰長與丞尉超遷相因休□□烈烈無□□□
張釋三張
公神碑

爰延

延字季平陳畱外黃人初爲縣廷掾鄉嗇夫桓帝時徵博士舉
賢良方正再遷爲侍中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
守徵拜大鴻臚已病乞還靈帝復特徵不行

星變上封事

臣聞天子尊無爲上故天呂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呂理

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呂河南尹鄧萬

案鄧禹傳陳蕃

傳並作鄧萬世此脫世字

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

見與之對博上下媢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呂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彊臣其博列婦人于側積此無禮呂致大災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呂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呂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呂非所言則悅于耳呂非所行則翫于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

則忽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
卽見夫曰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尙降此變豈況陛
下今所親幸曰賤爲貴曰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
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
除

後漢爰
延傳

陳寔

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爲縣吏都亭刺佐後爲督郵復爲郡西
門亭長轉功曹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復再遷除太丘
長坐黨事逮捕遇赦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爲掾屬後復坐黨
事免累徵不起中平四年卒年八十四私諡曰文範先生

異聞記

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
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

有穿穴乃已器盛縋之下此女于塚中已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已至于今父母去時所畱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

抱朴子內篇對俗

陳紀

紀字元方寔子獻帝初拜五官中郎將遷侍中出爲平原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尙書令建安初拜大鴻臚

肉刑論

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